

外孙的生日

赵雁翼作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独幕

话剧

人物 二 孀——~~四十~~余歲的女社員。
八 斤——二十余歲的青年社員。
惠 英——互助組長、二孀的女兒。
社 長

〔初春的一天早晨。在一个合作社社員的家里。

〔远处傳來劳动的歌声。歌声中夾雜着吆喝牲口、赶車、說笑的声音。在这間屋子的外面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，正進行着緊張而愉快的劳动。

〔二孀自幕右的套間門里走出。她剛收拾完厨房，一面还在用旧布衫的前襟揩着湿手。她今天要到女兒家去。难怪这个老年人这么高兴，走起路來，腿脚都帶着那么股子勁兒。她又要見着远嫁外村的女兒，見着又白又胖的小外孙了。在她看來，这实在是最可欣慰的喜事。

〔她拍打了身上的灰土，爬上炕去，跪着，兩只脚伸在炕沿外面磕打了几下，一扭身，斜坐上炕去，眼睛盯着大紅油漆箱子上的“台鎖”，伸手在褲帶上解鑰匙。
〔突然，后面的馱大声叫喚起來，吓了她一跳。

二 孀：（抱怨地）嗨！这条毛馱！自从入了合作社，它的肚量越發大了，我剛剛倒給了半升料，轉眼工夫就吃完了。我看它掙來的那点工分，还不够它吃的呢！（馱又叫）噯噯噯！不要叫了！不要叫了！把人的耳朵都吵聾了。

〔不耐烦地下了炕。拿过小木升，在口袋里捧了兩捧牲口料，似乎嫌多了一点，又从小升里抓回一把放到口袋里去。端着升子下。内傳來馱叫声和二孀的叱罵声。稍停，二孀复上。

二 孀：要不是我今日个出門要騎它，我才不給它多添這兩把料；要是平日社里使喚，我多一顆也不喂給它——这个“吃里拉外”的毛虫！

〔二孀放下升子，开开了大紅油漆箱子，从箱子里取出一件小花衣裳，这是

准备送给自己外孙生日的礼物。她把它
誇耀地抖开来，仔細端相了几遍，好好
折叠起来，放在个包袱皮里。又从厨房
里抱出厚厚的两个油面大餅；这是她准
备送给女兒的礼物。她襯了几層油紙，
和小花衣裳包在一起。她再从箱子里取
出一件新藍布衫。她笑昧昧的，这么比
一比，那么試一試。当她最后穿好这件
衣服时，竟高兴得像一个年輕的姑娘一
样。她全沒想到这一切看来和她年齡很
不相称的举动，却被一个年輕人——八
斤在窗外看見了。

八 斤：（突然地拍手大笑）哎呀！哎呀！誰家
的这么一位新娘子呀？

二 孀：（很难为情地笑罵）八斤子！沒老沒少
的，也开起我的玩笑来了。

八 斤：（走進屋來）二孀，說实話，你打扮的
这么漂亮，到哪里去呀？

二 孀：再不要瞎胡鬧了。八斤子，你干啥来了？

八 斤：我看你是“明知故問”，你难道不知道我
八斤是合作社赶馱的“把式”！

二 孀：呸！“老王賣瓜，自賣自誇”！你赶馱不在地里赶，赶到人家屋里來了？

八 斤：不錯，我正是赶你家里的馱來了。

二 孀：（一驚）你說什么？

八 斤：要赶你的馱去馱糞。

二 孀：早起下地的时候，我叫老头子在社長跟前給我的馱請上几天假，想是那个老家伙又忘到腦勺背后去了！

八 斤：（正經地）二孀啊！如今春耕这么緊，全社的人力畜力都投入生產了。你偏偏在这个節骨眼上給你的馱請什么假，你想，这咋行呀？

二 孀：再忙也不在乎一个半个牲口呀。

八 斤：二孀，你咋說出这种話來了！俗話說：“農忙一个頂兩個”，全社二十一条馱，都在生產計劃里訂着。誰家的牲口一天不去，都要影响整个生產呢。

二 孀：（明知無理，央求地）八斤，你二孀也是土圪塔里滾大的人，这些道理还能不懂，我是……

八 斤：（截住）这不就对了嗎！我忙的了不

得，二孀，我把馱拉上走了。

二孀：（慌忙擋住）不！八斤子，你听我說完呀——我实在是 有要緊事，要出几天門，你……

八斤：（不耐煩地）你說，啥要緊事嘛？

二孀：今日个是我外孫的生日，我要去給娃娃送点东西。你看（打开包袱）什么都准备好了。

八斤：（嘲笑）这就是你的“要緊事”啊！你說你这号要緊事一年遇了几遭了？

二孀：还不是一遭半遭，能有几遭呢？

八斤：你外孫剛生下，你干啥去來？

二孀：那我是去給娃娃“洗三”。

八斤：你外孫生下一个月，你不是又去了嗎？

二孀：去了！我是去做“滿月”去了。

八斤：三个月以后，你又騎着馱走了，那又是什么要緊事？

二孀：（沒好气地）你媽生下你一百天的时候，你外奶奶难道沒給你过“百祿”？

八斤：（笑）你有理！你有理！現在又是你外孫的生日，更應該去了。

二孀：难道不應該？

八 斤：應該應該！干脆，到你女兒家再不要回社來了，省得今天請假，明天拉馱的。

二 孀：（惱了）八斤子，你不要貧嘴惡舌的挖苦人。人生在世，誰家沒个三親四友的。共產党的政策，也沒有規定不叫看親戚呀？

八 斤：二孀，你可不要拿大帽子扣人！你看親戚是你的自由，我沒有那大的权力禁止你。

二 孀：那你还管我的啥閑事呢？

八 斤：我是赶馱的，把你毛馱交給我，我就走了。

二 孀：你說的比唱的还好！天下的东西都有个主兒，我的毛馱还由不得我了。今日个偏不拉給你，看你能把我吃了！

八 斤：（劝解地）二孀！你也是懂道理的人，这并不是誰故意給你过不去。你看，春耕这么緊，牲口忙的团团轉。你偏偏要挑这个时候走親戚。騎走一条毛馱，就要少馱很多糞。社里生產受了損失，也有你一份呀！

二 孀：哼！我辛辛苦苦，喂上这么一个毛馱，一年到头，尽給社里干活。碰上自家有点事，你們也不叫使喚几天。要这样，我干脆

把它賣給社里，也免得白操心！

八斤：（厭煩起來）噯！和你這號老婆子就是纏不清。沒有一點集體主義思想，完全是自私自利、個人打算！

二嬸：你不要拿這些新名詞吓唬人。啥道理我都懂；我的田地“集體”上了，我的場院“集體”上了，我的半份子鐵車也“集體”上了，還說我沒有“集體主義”。再說的好，看親戚總不能“集體主義”吧！

八斤：（又氣又笑）好了好了！“十個能說會道的，說不過一個胡說八道的”，我沒工夫盡跟你吵嘴。我去給社長彙報，看領導上咋辦吧。（下）

二嬸：（指着八斤的背影叨念）你要告狀儘管告去，不怕！社長也不能把我攆出合作社！（稍停，轉身）噯！要是社長真來了，又是麻煩。我不如收拾快走，等他們知道，我已經遠了。

〔她手忙腳亂的包好包袱。揩了一把臉，又拿起鏡子照着，攏了一下頭髮。一面嘴里咕嘟着：“合作社樣樣都好，就有這麼一點不自由！”最後，她覺得

什么都弄妥当了，提起包袱就往外走。

二 孀：（忽然想起）哎呀！真把人忙糊涂了。馱鞍子还没有备呢，难道在光脊梁上骑着去吗？

〔又丧气地回来，放下包袱，到里间屋里去抱馱鞍子。下。

〔少顷，社长和八斤上。

八 斤：（见屋里没人）看嘛，看嘛！一步来的慢了些儿，这老奶奶已经走了。社长，我去把她追回来！（说着就要走）

社 长：（笑着挡住）你老是这么个急性子！你看，这门还大大开着，（走近桌子）包袱也放在这里，分明还没走呢。

八 斤：（巡视。忽然又挤眉弄眼的指指套屋门，笑）藏起来了！

社 长：你再不要疑神疑鬼了，她一定是到后面槽上收拾备牲口去了。咱们先等一会儿。

八 斤：（向套间房门口探望了一眼，转身）她备也是白备，今日个偏不让她去。这样自由散漫，还像个合作社社员吗！

社 长：八斤子，快不要说这种话。对这样的老年人，要好好劝解、说服。

八斤：再劝解，再说服，她就是不自觉你怎么办！真也不想一想从前的日子。不要说解放以前了，就说她那几年单干的时候，养上一个毛驴，一年忙的顾头顾不住脚，还有工夫走亲戚！

社长：老年人嘛！就是这么的，如今入了合作社了，有了靠山了，光景也富裕了，心里也宽舒了，有了走亲戚的条件，这才爱走个亲戚。这种情绪是顺情在理的。

八斤：那么，没忙没闲的，就由着她把驴骑走吗？

社长：不，生产还是要紧。驴，眼下绝对不能抽出来。就看我们想什么法子说服她，或者给她另找个牲口。

八斤：（笑起来）看社长说的！要另有闲牲口，谁还硬要她这头毛驴呢？

社长：（忽然想起）哟！八斤，我看就把我的青骡马借给她骑一趟吧。（提起包袱）你看，她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不让她去也不好。

八斤：那怎么能行？青骡马生了小驹没几天，得叫它好好休息一下呢。

社 長：路不远，騎个單人走慢些，不要緊。你去拉來吧。

八 斤：哎！社長啊，你真把这些人慣坏了！

〔八斤下，剛走到門口，二孀匆匆上，兩人碰个正着。都“哎呀”了一声。二孀本想發作，忽然發現社長也在屋里，她狠狠的瞪了八斤一眼，社長向八斤遞了个眼色，八斤笑下。〕

二 孀：社長，你來了，快坐下。我正想找你去呢。

社 長：二孀，听說你要走親戚家去？

二 孀：是呀，就为了这个事。我外孙今日个过生日，想去看一看。不然，我那毛丫头又要在背后叨念开了：“啊呀！入了合作社了，光景过好了，再也不上外孙的門了！”社長，你說是不是呀？

社 長：对啊，應該去看看。給外孙娃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吧？

二 孀：（見社長态度很好，輕松起來）算什么礼物呢！不过給女兒烙了两个油餅，給外孙縫了件衣裳。（解开包袱）社長，你看，就这么簡簡單單的。

社 長：（拿起一个油餅托在手掌上，贊賞地）
好油饅饅啊！你看，黃楞楞的，酥荷荷的，
還沒吃到嘴里，就聞見一股子香味直鑽鼻
子。二孀，你这个手可真巧啊！

二 孀：（高兴起來）你再不用一个勁的誇獎我
了。“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”，只要有好材
料，誰也能做得出來。

社 長：这还不是普通的白面清油嗎？难道二孀
你又加了一些什么寶貝材料。

二 孀：虽然沒有另外加什么材料，这白面清油
可就不一样。社長，你还看不出嗎！这面是
咱社里种的“九十六号”小麥磨的！你看，又
白又細；再加上咱們榨的胡麻油，做出的饅
饅就格外有些不同。

社 長：（意味深長地）二孀，“九十六号”小麥
吃着好嗎？

二 孀：真个是头等的粮食！顆顆圓碌碌的，像
珍珠似的！收成多，又出面，又好吃。社
長，我提个意見，今年咱們社里要多种这号
“九十六”。

社 長：你这个意見提的好。今年咱們計劃多种

“九十六”和别的优良麥种，爭取要比去年更增加產量。

二 孀：去年咱們社的庄稼，已經是少見的好收成了，难道今年还能增加？

社 長：能增加，一定要增加！二孀，去年你家分紅收入的小麥是兩千四百多斤吧？

二 孀：是啊！原先我就沒料到咱們家能分这么多粮食。

社 長：不算多。要是今年計劃完成了，光小麥你就能分兩千八百多斤。看你还能吃得完！

二 孀：（兴奋起來）噯呀！这可太好了。社長，你是咱們社里的撐天柱子，可要好好領導合作社，搞好咱們的生產啊！

社 長：（笑）咱們这百十口子的大家，可真不好当啊！就怕領導不好呢。

二 孀：能領導好，能領導好！你放心干吧，社長，胡麻也要多种，胡麻油吃着就是香！我們大伙都支持你。

社 長：是啊，胡麻油吃着的确香！不光你要求多种，國家也号召我們多种。今年咱們社里油料作物种植面積要增加一倍。去年咱們种

的胡麻少了些，你也沒分下多少！

二 孀：分的虽然不多，胡麻价可好。賣給供銷合作社，真頂了大事了。全家制冬衣都是这个錢，还給我外孙娃扯了这件花衣裳。

社 長：是啊！这好吃的油饅饅，这好看的花衣裳，正是咱們組織起來以后，提高了產量，增加了收入的真憑實据。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：就是一顆糧食，一滴清油，都是全社男女一百多个社員，人齊心，馬合套，一年四季春種秋收，手心里起皮，眉毛上掉汗，辛辛苦苦勞動得來的。在我們嘴里吃着油饅饅，身上穿着花衣裳的時候，心里千万不要忘記大家，忘記社，忘記全社的生產。

二 孀：（點頭）社長說的都是金子一般的話。誰忘掉咱們社的好處，那就是忘本了。

社 長：光在嘴上說愛社，那不算。在咱們組織起來的農民，最要緊的是大家一條心，把集體生產搞好。集體的事關好了，個人也就跟着好了。

二 孀：（含糊其詞地）嗯！對，對，這是叫“集體主義”。

社 長：“集体主义”，是的。一个牲口不馱糞，全社的生產就要受損失，糧食就要減產，社員的收入也就要減少。二孀！要是咱們的生產計劃都完不成，只怕你烙不上这么大的油餅，也縫不上这么多的新衣裳了。

二 孀：哎呀呀！你借着一个油饅饅，比前比后，算細賬，講道理，我也听出來几分了。社長，是不是为我毛馱沒馱糞的事呀？

社 長：（笑着）眼下春耕送糞这么緊急，你的牲口不干社里的活还行！

二 孀：全社高騾子大馬几十条，少了我一个瘦馱也誤不了多大工呀。

社 長：二孀，你这么說就錯了！咱們全社的牲口，固然不少，可是都有它的生產任务呢。要是社員們都學了你——今天，張三要拉毛馱走親戚；明天，李四又要騎馬去看女兒……人人都把自己的私事看的重要，把社里集体的生產都撩到一边去了。二孀，你想想，这怎么能把社办好呢？

二 孀：（理缺詞窮）是啊，是啊！我老婆子也長着吃飯的肚子、想事的心呢。哎！就是……

社 長：今天下半天，“農業技術推廣站”派來的技術員，給咱們教授使用馬拉播種機。馬上我們就要使用機器播種了。這幾天社里正突击運送糞土，牲口一個也不能“滑工”。

二 孀：社長啊！照你這麼說，你是想不叫我去看這趟親戚了呀？

社 長：不，老年人疼愛兒女後代，這也是應該的。你要去看外孫，我擋能擋住你不讓去呢。

二 孀：社長，你真好！你還是答應叫我去呀，那我就謝謝你了。

社 長：可是，你的馱不能拉走，要留到社里馱糞呢。

二 孀：你這不是白說了嗎！我一個老婆子，不叫我騎牲口，翻山過嶺，走二三十里路，那是想送我的老命了！

〔八斤暗上。〕

社 長：你遲幾天去不行嗎？

二 孀：今天是我外孫的生日，就趕着娃娃這麼一個吉利時辰。要能遲幾天，我就干脆不去了。

社 長：（向八斤）收拾好了嗎？

八 斤：好了。

社 長：二孀，我看这样吧：你一定要去，就騎馬去吧。

二 孀：馬！

社 長：嗯，給你准备好了。

八 斤：（向二孀深深作了一揖，学戲腔）二孀請來上馬！

二 孀：（以为別人有意开玩笑，惱怒起來）你們不叫我看親戚也就罢了，不要故意欺負人。我入了合作社，連騎毛驢的命都沒有了，还那里有福气騎馬呢！

社 長：（笑着）二孀，誰敢欺負你呀。（指外）那不是馬嗎！

八 斤：你不信，出去到院子里看去。

〔二孀疑惑地到幕側看了看，复上。〕

二 孀：社長，那不是你的大青驃馬嗎？

社 長：（点头）嗯。

八 斤：（代為解釋）社長这个牲口，前几天剛生了駒子，这一晌子在家歇着，剛才叫我备上請你騎。

二 孀：社長啊，这咋能行呀？

社 長：我这个馬膘份厚，小駒子也会跑了，輕